

阿里士多德先生

西龍著 希凡譯



進化書局刊行

阿里士多德先生

西龍著 希凡譯

進化書局刊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

阿里士多德先生

版權所有•不准翻印

著者 西 龍

譯者 希 凡

出版者 進化書局

總經理 華夏書店

地址：上海鳳陽路五二三號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初版



阿里士多德先生

有誰和他的相好鬧了一點盤扭，想寫封漂亮的信去弄弄好，他就去找阿里士多德。

卡拉美拉先生，這位先生住在新鎮和煉獄之間某一個地方，在一條令人不快的街上；那條街是永遠潮濕，臭氣撲鼻的，因為那裏很少晒得到太陽，而且女人們習慣使然，總愛把家裏的髒水倒在門口。

要想在黃昏時候去拜望阿里士多德先生是沒有用的，因為那時他總喝醉着，早晨去也不行，他一直要瞌睡到十一點。所以要去看他，最好在下午時光。

他的屋子是一所平房，房裏的地面沒有鋪上磚，也沒有石塊。當你踏進門的時候，你只見屋子的角落裏有一條鐵鏈，懸在一隻大鐵釘上；鐵鏈上掛一把水壺，牠一年纔洗一回，在復活節前的星期六那一天。水壺底下的火是用苞米幹子燒着的，那烟頭則瀰漫了一室之後，從大門裏透出去。正對着生火地方的那個角落裏，有一張床，這是說，有一條塞滿了苞米

穀的褥子，上面覆一條紅色毛毯。房間中央，有一只小桌，旁邊擺着三只小木凳，這是阿里士多德先生會見那些當事人的地方。

阿里士多德先生所以會住在新鎮和煉獄之間，過的生活已經跟乞丐差不多，那完全由於他年青時候一次不謹慎行爲的緣故。孩子時候他受過很好教育，後來在城裏當過職員，又在一位律師事務所裏做過事。那時候阿里士多德先生的職務在於巡遊鄰近鄉村，替他的主人尋找案子；後來他甚至去尋找或者捏造所需要的證據，他幹這項工作幹得很熱心，很巧妙，上等人都很稱讚他，說他是司法界中一個卑鄙的，然而又是可貴的跑腿。

在他的工作中，阿里士多德先生得到了三四個貧苦壞蛋的幫助，他們很久以來，就是些出名的掘墓者，剝狗皮的，或者白相人；不過在禮拜二早晨，即在法院開庭的日子，他們都聽他指揮，去做各種各樣的證人。阿里士多德先生普通提起他們時候，總把他們稱做「真理」代言人的。那些到場作證的，先得光光鬍子，修修指甲，還得跟阿里士多德先生學幾句他們對法官該說的話。然後他們跑上法庭去，在背誦他們的功課之前，照例總發着這樣的誓：『我說真話，我說的全是真話，我只說真話。』假使他們的證詞和對方證人的口供發生了衝

突，那他們絕對不會動搖的，他們會熱烈地賭咒：『如說假話，天誅地滅！』以便加強他們的地位；他們這種憤激態度，差不多總能叫對方人糊塗起來，終於會把他們曾經說過的證詞收回或者改變的。

在這批真理代言人中，有一個名叫朵朵的，他是一個否認專家，還有一個羅分諾，他天生有肯定的特別本領。如果你委託朵朵對法官回答一個『不』字，那末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叫他說『是』字了；假使讓羅分諾去答覆『是』字，那末憑你用多少威嚇利誘，都不能使他改『是』字做『不』字的。

依法律規定，當一回證人可以得到兩個半里拉公費。此外，真理代言人還能跟阿里士多德先生去喝一杯。你倘若知道這批人送一次葬，從來得不到一個多里拉的，那就不難懂得爲什麼這些真理代言人，每逢禮拜二，總情願替法院辦事而不情願給教堂服務了。所以有誰倘若在禮拜一壽終，他得等到禮拜三才能被送到墓場去。人們逐漸明白了這一點，結果也就不再在禮拜一咽氣了。

總而言之，阿里士多德先生的前途，本來無論如何是可以安適而且尊榮的，不幸他那

時動了一下子感情，竟把一切都斷送了。

這是關於女裁縫福司丁娜的事。有一天，這個女裁縫被貝心那男爵的兩只大狗咬了。那事情是在男爵府邸前面發生的，男爵那時正在洋台上，同幾個年青貴族在一起。這彷彿是他故意把兩只狗放出去咬福司丁娜，想叫他的客人開開心的。有幾個鄰人聽到了她的哭喊和狗吠聲，驚駭地奔出來；可是沒有一個人敢過去幫福司丁娜的忙，怕的是冒犯了男爵。祇當男爵回進屋裏以後，她才得了救。但她已經成功跛子了。

福司丁娜剛剛能起來走動，她就到官廳裏去告男爵的狀。人們爲要勸她撤回這張狀紙，簡直什麼法兒都想盡了，可是她一味的不聽道理。

她的回答是『我要求公道！』

那天在男爵府邸前面目睹這次情景的，羅分諾也是其中之一，所以，由於阿里士多德先生的忠告，福司丁娜就召他來作證。禮拜二早上，法院開庭之前，羅分諾跑到阿里士多德先生那裏來。

他問道：『我今天要講點什麼？』

『把真話講出來就是了！』阿里士多德先生回答他。

『那好，』羅分諾說。『我會發誓要講真話，講的全是真話，講的祇是真話，但講完了這幾句，我還得講些什麼呢？』

『講完了這以後——』阿里士多德先生很堅決——『你就講真話，完全講真話，祇講些真話就好了！』

羅分諾開始害怕了。他講過很多次的假話，每次在法官面前作證的時候，他總是說假話的；但這是第一次命令他說真話，沒有什麼奇怪，他是害怕——！

當他面對着法官時，羅分諾戰抖得像一張樹葉子。他用一種不堅決口氣發了誓，接着就形容在男爵府邸前面所發生的事情，特別又說到男爵故意放出狗去咬福司丁哪。男爵爺自己並沒有到庭，屋子裏却擠滿了他的手下人，他們當着法官面，一個個提出證據來公開反駁羅分諾的證詞。不過把事情解決了的，却是朶朶。

法官問他道：『那時你的朋友羅分諾真的在男爵府邸前面嗎？』

朶朶的回答却是一個『不』字。

羅分諾立刻因誣證罪被捕，兩個警官把他帶到監獄去。他沒有表示抵抗。他曉得事情弄糟了；不過他有個推頭。他聽了阿里士多德先生的壞主意。這麼一來，阿里士多德先生可因這下子愚傻的感情衝動，把市政廳和律師兩處的職業都掉了，生活不得不降到煉獄邊沿，介於那爲他所輕視的農民與爲他所厭惡的地主紳士之間了。

阿里士多德還是寫得一手好字，不過他寫信的格調有點老式了，這就是近來一班年青夥子們祇當最緊急時候才去找他的一個原因。

原先農民們開始戀愛，普通總是在教堂裏。冬天，在教堂門前，每當彌撒禮舉行之前或以後，年青小夥子們總是躺在地上等候着姑娘，用雪球拋擲她們。雪球打中了一個姑娘，這是讓她知道你在歡喜她的第一個方法。教堂過後就是水泉。那是在黃昏時候，讚美馬利亞之前，所有姑娘都會走出家來，拿一只銅的桶，跑到公泉邊去汲水。當她們下來時，水桶掛在臂上；但是回去時候，她們却把水桶頂上了頭，好像是古代的水瓶。沿着來往的道路，鄉下小夥子會目不轉睛地，但又保持一個相當遠的距離的，望着各自心愛的目的物。水泉這一個

階段之後，特別是那位姑娘假使笑上一兩笑，表示這小夥子的求愛並不叫她討厭，那末跟着來的就是阿里士多德先生執筆的一封信書。

『以前，這個禮節是不變的，』阿里士多德先生對我說。『第一是教堂，第二是水泉，再以後是信，如果那封信得到了一個叫人高興的答覆，那末，小夥子就在月白風清的夜裏，到姑娘窗下唱歌去。可是現在，這種禮節很少保存了。沒有了禮節，這人生變成了什麼東西呢？實在變成枯燥東西了。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。還有許多舊時的禮節都沒有了。人類的關係變成生硬無味，沒有一點優雅的點綴——』

說到這裏，我胆敢打斷他的話：『人類的關係變得更加無趣，但至少是更加直接了！假使教士，公共寫信人，巫師跟算命先生爲牠吃了虧，那末更好——』

阿里士多德先生回答道：『照你意思，這大概對於革命是更好的，但是對於公共幸福可並不好呀。公共幸福是需要禮儀的。要把男人和女人聯在一起，把鄉下人附屬給他的東家，教士，公共寫信人，巫師跟算命先生都是必不可缺的。我很知道他們想用別的方法來代替所有這些東西，可是這些方法都已經證明不合適了。新政府不能創造出一種大家都能

接受的禮節，來代替那正在衰落的我們的舊禮節。現在留下來的只有一件東西，那就是暴力；但是暴力沒有禮節是不能長久存在的。」

阿里士多德先生是強迫教育與普及教育的大敵。讀書寫字，應該是少數人的能事。他帶着仇恨口氣談到我們目前的文明，現在連什麼人都能提筆了。他很惋惜地回到那個大多數民衆全是文盲的黃金時代。因為公共寫信人的意義，沒有比在那個時候更大了。他在那時是一切人的書記，求信的人在他的書桌面前排隊。

『最可嘆的，』阿里士多德先生說，『那是他們想用進步名義來替這種事情辯護，他們所說的進步是什麼意思呢？我們並沒有向前進；我們已經向後退了！你祇叫把現在戀愛兩造所寫的情書，和過去由公共寫信人代寫的比較一下就夠了。』

『你總該聽許多人談起過現在的家庭，不像以前的家庭了，還有什麼結婚已經沒有以前那樣的多了這一類話吧？但他們不敢尋根到底，不能找出罪惡的根源。罪惡的真正根源，就是現在的大多數女人，有了想自己寫情書的那種笨習氣。這並不是現在的女人比以前更笨，她們是從來那麼笨的。不過至少，在從前，她們不能讀書寫字，得去請教公共寫信人，

那末，憑他的教育和人生知識，能夠寫出一種漂亮的信，無論心腸鐵打的男人都會讀了動心的，所以牠能將破裂的婚姻綴合起來，能在男人的心裏造成一個幻想，以爲他所選中的女人，並不是像她實際一樣的一個傻子，却是人類中最有教養的，這就立刻養成和燃起愛情。」

『那末，依你說，結了婚不會幻滅嗎？』

『決不會，』阿里士多德先生堅持着，『決不會的。因爲，你知道，跑去請教公共寫信人的，不但是那個姑娘；那個未來新郎也去請教的；同一個寫信人替兩造服務，這都是常事。他輪流着用詩與傳奇的形式，激動他們從來不懂得的關於人生的情感。兩造所寫的信的字跡，也許可以看出是一個人的手筆；但是人類最喜歡的是被人欺騙，而且，你一定要記得，那個公共寫信人也就是公共讀信人呢，收信人拿去叫他讀的信，往往就是他自己寫的，這可以給他一個機會了，看各人由這漂亮文字引出來的嘆息和眼淚，就可以計算這封信的效果。他這樣了解了那兩個通信人，得到他們的信任，又熟悉了他們心底裏的慾望，他們的嗜好和他們的意志，他就不難把兩人中間開始似乎是動搖的關係，拉得更緊了，一直促成這

一對人達到結婚地步。」

阿里士多德先生曾經把幾百只愛舟平安地引入了港，他愛講這些故事。因為雖然在他失掉差使之後，大家都還爲了私人的盤扭，不惜跑去找他的。

『不過，阿里士多德先生，你難道不覺得兩造自己寫的信更加誠懇些，並且自己懂得寫信的姑娘，比長年代筆的公共寫信人更能表示她的情感嗎？』

『別說那些無意思的話吧！』阿里士多德先生嘆道。『假使一個姑娘跑去找公共寫信人，那非但因為她不會寫字，還因為她不曉得說些什麼話才好，因為她對於內心裏的事情是沒有經驗的，莫明其妙的。一個姑娘會跑來對我這樣說：「阿里士多德先生，我請你代我寫一封很熱情的信。」這就是她所能對我說的一切話了。我許會這樣問她：「怎樣熱情法呢？」那她會答覆我道：「倘使連你都不曉得，我怎麼會曉得呢？」所以不是像你那種想法，你決不要以爲公共寫信人只不過聽一句寫一句罷了。這樣的事情是很少的。普通那位請求寫信的人總祇有給你一個題目，別的却讓你去發揮了。舉個例來說，有時是這樣的：「一個青年人剛剛向我表示，我不想馬上就答允，因爲馬上答允了會弄得不好的；我祇想讓

他曉得這一點假使他耐心等着，他的機會是很好。」可是寫信人拿到了這個題目，會寫成四張信紙，還打上許多「★」號。」

自然，當求信人在他桌子面前排隊的那些時候，阿里士多德先生並不會爲每封信大絞腦汁，來想新奇句子；他有一個漂亮句子的所謂永遠倉庫。在各人的信中，只有一點是特別的，就是描寫愛人眼睛的顏色，她的頭髮，她胸部的寬度，或類似的生理上的細節；至於別的部分，那末所有的信上都是一樣的。結果，一個男人在某一次所收到的一封『熱情』的信，牠的字句和過去從許多愛人那裏得來的信，會完全一樣，而口氣也會熟悉得叫人討厭的。

『不過，那男人很少能注意到這些，』阿里士多德先生說：『你知道，愛情是盲目的！』實際上却是阿里士多德先生適應不上男女關係中的新情調，他絲毫不知道，現在流行的新式戀愛，所以現在假使還有人跑去找他幫忙，或者和他商量，那末這位年老的公共寫信人，總還是使用那早年的老法子。屠夫里倍拉朵·鮑塞拉的事情就是如此。

*

*

*

鮑塞拉，這個屠夫，看見了書記官的女兒，完全給她迷住了。

阿里士多德先生給他想了法子：「打定主意，在教堂外面候着她，然後，等她上公泉去的時候釘她的梢——」

「可是她並不上公泉去。書記官家裏有水，」鮑塞拉悲哀地說。

「家裏有水！」這是出乎阿里士多德先生意外的。

正在這時候，書記官的女兒走了過去。

「你好嗎，小姐？」屠夫說，「這是多麼好的天氣呀，正好散步呢！」

她鄙視他一下，沒有回答。一會兒，她和一個女朋友回來了，書記官女兒手裏捧着一些雛菊。她對屠作方面甚至望都不望一下。

「你看出來了嗎？」阿里士多德先生趕緊說道，「這是顯然的，她在愛你了？雛菊的意思是：『耐性些，相信我！』」

阿里士多德先生是熟悉羣芳譜的。

「葵花的意思：『即使你變了心，我還愛你！』白蘿蘭花的意思是：『我等你的信！』白